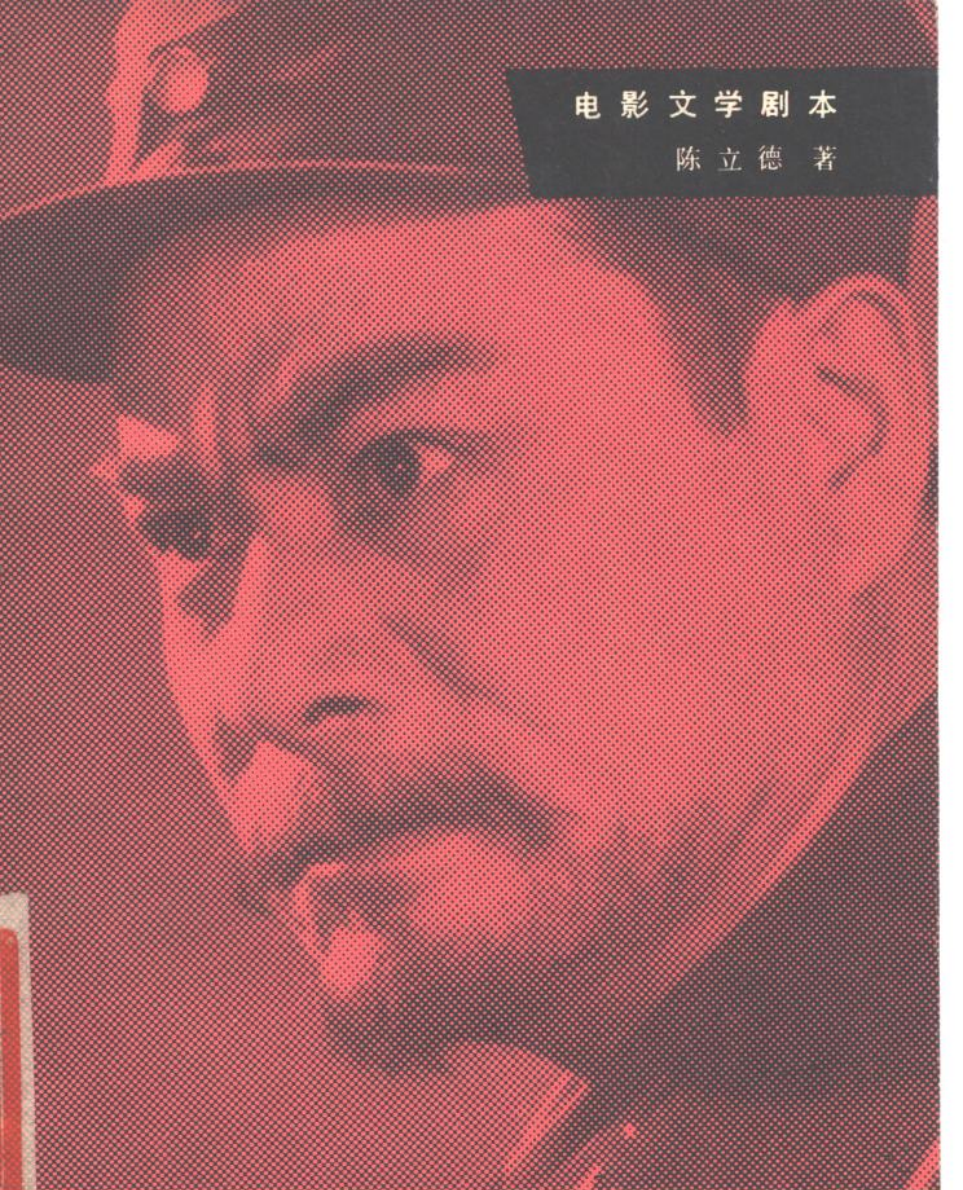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电影文学剧本

陈立德 著

吉鸿昌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I235.7/19-2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48055

吉 鸿 昌

陈 立 德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0 · 北京

748055

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以吉鸿昌的生平事迹为依据，描写了他如何从一个军阀、国民党将领转变为抗日英雄的过程，并歌颂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。

剧本情节曲折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。

吉 鸿 昌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 $\frac{1}{2}$ 插页：2 字数：82,000

1980年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3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27

定价：0.38 元

0027/02

跃起的战马，昂首长嘶。

战马狂奔而去。马上，骑兵挥舞着马刀。成群的骑兵队伍奔向前方。

炮火。炮火在骑兵群中爆炸。

字幕映出：一九三一年，河南。

一阵惊憾人心的紧急集合号声中，现出了排列在宽阔场坪上的庞大而齐整的队伍。

队伍成“门”字形。中间是骑兵，两旁是步兵。一个青年高级军官，骑着一匹火红的烈马，正在巡视队伍。他三十岁左右，十分剷悍，高高扬起的黑眉，灼灼有神的两眼：时刻保持着军人勇武豪迈的姿态。他全副武装，斜背值星绶带，腰挂指挥刀。红马跳跃小跑着。

在队伍正面，有一座土台，土台前站着一队号兵。号兵队前，几十名军官骑马排列着。全场肃立无声，一动不动，笼罩着沉重、压抑、紧张和期待的气氛。

骑红马的军官巡视完队伍，向外驰去。在面朝大队约有十多公尺的地方，排列着二十多个即将执行枪决的逃兵。他们都光头赤足、五花大绑、背插着划了红圈的斩标。在他们对面不远，排列着持枪站立的执法兵。

骑红马的军官灰憎地巡视着逃兵们。在一个老兵面前，他突然勒马停住了。

那老兵有四十多岁，他那满腮胡茬久未修饰的脸上带着悲痛麻木的表情。奇怪的是，此刻他的腰带上还插着一管雕着花纹的箫。他注视着红马上的青年军官的目光，痛苦地低下了头。

骑红马的青年军官长久地停在老兵面前，忿怒而痛心地望着他。

老兵垂着头，大颗泪珠滚落到脸上……

突然，一个骑马的传令兵飞驰而至，勒马向骑红马的军官敬礼，紧张而急促地大声道：“军长到！”

骑红马的青年军官驰到场中，面向队伍，大声命令：“敬礼！”

号兵们昂首吹起敬礼号。军官行举手礼，士兵行举枪礼。

这时，一队骑马的人已经疾驰而至。

最前面那匹大白马上，骑着一个相貌十分威严的军人：宽脸膛、大眼睛、身材雄伟、宽背阔肩，大约四十多岁，胡须茂盛。他穿着士兵军服，绑腿草鞋，身披一件黑

色的斗篷，面色严厉，眼里充满凛然正气。这就是军长——吉鸿昌。

在他稍后些，右边是文质彬彬、带些书生气质的秘书——聂庆鸣；左边，是高大魁伟、满腮虬髯的亲随卫兵——老周。

后面，还有一群副官和三十名身背红绸大刀卫兵。

吉鸿昌向迎上来的青年军官还了个礼，径直向土台驰去。聂庆鸣和老周紧跟着。后面的副官和卫兵们退向一边。

青年军官向队伍发出口令：“礼毕！”

吉鸿昌已经驰近土台。老周为他除下斗篷，放到马上。吉鸿昌翻身下马，大步走上土台。

队伍肃静地站立着，注视着他。

吉鸿昌望着队伍，沉默了一瞬，讲道：

“弟兄们！你们跟着我吉鸿昌，有的二十多年，还从未看见过我的队伍里出过胆小鬼！可今天，他们就竟敢从前线跑啦！这不光丢我吉鸿昌的脸，也丢了咱们全西北军的脸！弟兄们，这帮混蛋该不该枪毙？”

“枪毙！”全场雷一般地齐声大吼。

吉鸿昌沉默一下，转过身去。望望那一排绑着的逃兵，又望望土台下两张桌上摆着的几十碗酒，不觉皱皱眉头，十分不快，但是又难以违背惯例地压抑着自己，向下面斩钉截铁地挥了挥大手。

几个士兵用木盘托着酒碗，走向临刑的人。

吉鸿昌站在土台上，看着。他忽然大步走下土台，向临刑的人走去。

端木盘的士兵正在挨个向临刑的人敬酒。

吉鸿昌走到被绑着的老兵面前，看看他的箫，突然问道：“你是赵老成？……会吹《苏武牧羊》的？”

赵老成抬起悲哀的脸：“是的，军长。”

吉鸿昌沉默了一下，沉重地说道：“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出师潼关，半夜偷渡黄河，你跟我都在头一条木排上！”

“记得。军长……”

“那一夜你打得象条好汉！”吉鸿昌声音转为激动，“可今天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端酒的士兵走到了他们旁边。

吉鸿昌看了木盘一眼，端起一碗酒来，伸到老赵面前：“为了当年，我敬你这一碗！”

“谢谢你！军长……”老赵伤痛地说，“可我，我实在喝不下……”

吉鸿昌端着碗沉默了一下，将酒泼在地上，放回碗，转身要走——可是又停住，望着老赵问：“你有没有话说？”

老赵抬起头来，满含冤忿和希望地向吉鸿昌望了一瞬，说道：“军长，要杀你杀我一个吧，是我连累了他们的。”

他们没有罪……”

吉鸿昌沉重地出了一口气，又问：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老赵望着吉鸿昌，沉重地摇了摇头，悲痛地低声道：

“要是能给我家里写封信，告诉我儿子，千万别再出来当兵……”

吉鸿昌忿忿地看了他一眼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我一定叫人写。”说完，转身大步走去。

骑红马的青年军官向临刑的士兵发出口令：“向后——转！”

临刑的士兵们转过身去，背向着大队。

吉鸿昌站在土台上，屹然注视着。

骑红马的青年军官又发出口令：“举枪！”

一排执法兵推弹上膛，举枪瞄准。

号兵们昂起头，举起号来贴近嘴边。

寂静。人们的呼吸屏息。

骑红马的青年军官正要再喊口令，突然，临刑的士兵中有个人狂喊起来：“不！我们死得不明白，这样死我受不了……”

吉鸿昌抬手向骑红马的军官示意一下，向那转过身来的青年士兵问：“哪儿不明白？”

“我们不是开小差！”青年士兵道，“是弟兄们推我们回来，找你问一桩事。……”

“问什么？”吉鸿昌急促地问。

“想问你，我们为什么要打共产党？”

“就为救国救民！”吉鸿昌不加思索地。

“可老百姓为什么倒喜欢共产党呢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吉鸿昌严厉地问。

“你自己也看得到：为什么当年跟军阀打一仗胜一仗，可如今跟共产党就打一仗败一仗了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军长，当年出潼关、渡黄河，你告诉我们要打倒军阀！可今天，东洋鬼子都逼到了咱们的家门口，咱们不去打鬼子，为什么反倒在这里打自己中国人呢？”

吉鸿昌惊悚地看了他一眼，内心显然被震动了。他大声道：“军人只应服从命令！打不打谁，那是长官的事情！”

“那你怎么又常跟我们讲：当兵的要凭良心，一定要打明白仗呢？”

吉鸿昌一时被质问住了，他局促不安地回头望了一眼：大队士兵也正紧张期待地望着他。全场是可怕的僵局。

沉默、寂静……

“混蛋！”骑红马的军官为了解开军长的窘境，怒吼一声，向执刑的士兵们大喊：“举枪！”

执刑兵举起枪来，瞄准欲击。

吉鸿昌注视着逃兵们严峻的脸。

骑红马的军官举起手里的指挥刀来——人们都注视着——它一动就将决定这些士兵们的生命……

“金龙！”突然响起了吉鸿昌的声音。骑红马的军官转过头来——人们紧张的目光也都转移到军长的脸上。

吉鸿昌声音不高，但却坚定清晰地 说道：“放 开 他 们！”

二

一双大手正在急促地用杂混的稻草打着草鞋。这是吉鸿昌。

军部。一座旧式府第的客厅。设备简朴。

吉鸿昌激动地沉思着，而打草鞋只不过是表达他内心的一种习惯性动作。这从桌上、椅上和地下许多只都没有打完的草鞋上就可看出来。他站在茶几边打了一阵，忽然把手里没打完的草鞋抛出去，大步走向桌前。

桌上放着几张油印的简陋的传单，上面有字有画。一张上印着几句士兵歌谣：

一更里，月出东，
莫打红军好弟兄。
红军本是为穷人，
专打土豪与财东。

二更里，寒风吹，
莫给蒋匪当炮灰。
蒋匪卖国打内战，
弟兄有家不能归。

.....

吉鸿昌看着，长叹一声，坐在椅子上，顺手抓起一把稻草又急促地打起草鞋来……

门外是一条横廊。老周正贴着紧闭的格花窗户从缝隙里向里边窥视着。

这时，那个骑红马的军官从外厅匆匆走进来。他是这个军的主力师长，吉鸿昌最亲密的战友——霍金龙。

老周闻声回头，立正叫着：“霍师长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霍金龙望着里边，关切地问。

老周愁苦地摇摇头：“昨晚上一夜没睡，今天又是大半天了，酒也不喝，饭也不吃。我刚把饭端进去，他就火了：‘你给我出去！吃了大半辈子糊涂饭还没吃够啊！’……你瞧！霍师长，你去劝劝他吧，老不吃饭可怎么成啊！”

霍金龙沉思一下，摇头叹气道：“他妈的，共产党真厉害！军长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他要想定了的事，谁能劝得过来？”

老周焦急而又无法地摇了摇头。

聂庆鸣从横廊的一头匆匆走过来。他手里拿着一个夹

电稿的卷夹，看见霍金龙，热情地敬礼招呼：“霍师长！”

“庆鸣！有事吗？”霍金龙问。

“南京又来电报了！”聂庆鸣发愁地回答着，一面预备拉门走进去。

“别，聂秘书，”老周急忙阻止道，“这会儿你千万别进去。我看，军长就是为这些事在恼火呢！……”

“那怎么成？”聂庆鸣紧说道，“这是万万火急电报啊！”

“怎么急也不成，聂秘书。”老周恳切地说，“军长的脾气你也知道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老周。”聂庆鸣也恳切地说，“可这件事……”他皱起眉头做了一个手势，便拉开门走进去了。

老周看了霍金龙一眼，站在门边仔细倾听着里边的动静。

霍金龙拿出烟来，递了一支给老周，自己点着一支吸起来。

老周拿出自己的旱烟袋，把那根烟捏碎，装了一锅，剩下的放入袋内，正要点烟，门里突然传出吉鸿昌忿怒的声音：

“不！我决不！让他们去喊吧！……”

接着是聂庆鸣低声下气的声音。

老周无可奈何地摊开手，摇摇头，把烟杆和烟袋放进衣袋，默默地拉开门走进去。

霍金龙也跟着走进去。

吉鸿昌忿怒地站在厅堂中间。聂庆鸣在他身旁恳求地说着：“军长，总司令部来好几次万万火急电报了，你总得有个答复呀！”

吉鸿昌猛然向他道：“你就告诉他们，说我还没想好！想好了我再回答！”

“可……”聂庆鸣为难地还想说什么。

霍金龙走进来，见聂庆鸣正下不了台，便拉着他走出去了。

老周到桌边收拾了一下，见吉鸿昌还屹立在那儿没动，便试探地问道：

“军长，这会儿你该吃饭了吧？”

“你也给我出去！”吉鸿昌转身向他喝道，“别尽在这儿酒啊饭的。傻瓜吃了饭也是傻瓜，混蛋吃了饭还是混蛋！”

老周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嘖嘖地摇头叹息了两声，端着茶壶，默默走出去了。

霍金龙走进来，向吉鸿昌劝道：“军长，你这老脾气好象又发了。多少年我还没见过了呢！”

吉鸿昌只是简短地向他道：“你坐吧。”

霍金龙在椅上坐下。厅内空气沉闷。

一会儿，吉鸿昌突然问霍金龙：“金龙，你说，到底

谁象土匪？”

霍金龙怔了一下，他一时没了解吉鸿昌的意思。

“是我们还是红军？”吉鸿昌进一步说。

“军长，你问这个……”霍金龙惶惑地看着他，“这还用说吗？”

“你说！”

“当然是共产党！”霍金龙道，“他们是土匪，是新军阀，总司令才调我们到这儿来围剿他们！”

吉鸿昌道：“可你想没想过，什么样才叫土匪？什么才叫新军阀？”

霍金龙呆了一下，歉意地笑道：“没想过。我就知道，军人应该服从命令……”

“命令！”吉鸿昌忿忿道，“要是一个人不问是非邪正，谁给骨头啃就听谁的话，那跟狗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军长，你……”

吉鸿昌没有说话，只是很快地从桌上拿起几张传单，走过来递给霍金龙：“你看看这个！”

霍金龙接过来，抬头惊讶地问：“这是那些逃兵的？”

“他们不是逃兵，是好汉！”吉鸿昌沉重地说，“是他们给我开了个窍！我从一个小兵当到现在，二十多年来，打仗从没含糊过！可今天遇到红军，打一仗败一仗，是我吉大胆变胆小了？是我的老部下都变成怕死鬼了？不，都不是！……”

霍金龙抬起头道：“我看，是他妈红军太勇敢了，他们那个姓周的头子有一套鬼办法！”

“不对！”吉鸿昌激烈地说，“不对！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仙，也跟我吉鸿昌一样是人！可他们多一样法宝，知道为谁打仗！为什么打仗！我呢，当了他妈的军长，还是不知道，叫人家蒙住眼睛，瞎撞了这些年！”

霍金龙奇怪地：“军长，你说这些都是真的？”

吉鸿昌走近他，亲切地说：“金龙，现在该睁开眼睛了！如果我前二十年做错了，今天从头改还来得及！”

霍金龙激动地望着他，又看看传单，郑重地问：“军长，共产党真象这上边写的那么好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吉鸿昌摇摇头说，“可现在老百姓拥护他们……”

“前几年老百姓还不是拥护国民党！”霍金龙忿忿地说，“都是说得漂亮！共产党要不争权夺利，他们为什么还跟国民党闹分裂，自己去占地盘？”

“是啊，”吉鸿昌闷闷地说，接着又兴奋郑重地：“告诉你，金龙，我想偷偷地到红军那边去一趟……”

“你？”霍金龙跳起来，“你疯了，军长……”

“好好儿的！”吉鸿昌坦然地说道，“再说，我倒真想见见他们那个姓周的头子。看看能打败我吉鸿昌的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！”

“军长，让我一块儿去吧！”霍金龙望着他道，“要死

咱俩也死在一起！”

“你胡说！我这次去决不是死，是要活得更象个人样！”吉鸿昌又亲切地说道，“我真想带你一块儿去。可这边又需要你代替我。对旁人，就说我生病了。”

“你就这样去吗？……”

“我装成个卖水果的。”

“他们认出你怎么办？”

“认出来？”吉鸿昌满不在乎地一笑道，“随他们的便吧！没这点闯劲儿，还叫他妈什么吉大胆呢！”

霍金龙越想越不妥，说道：“不，军长，这太危险，我决不能让你去！……”

“我也知道危险。”吉鸿昌斩钉截铁地说道，“可我得去！哪怕砍头……也得去！”

三

正是桃花艳阳天。青山绿水，禾苗嫩又鲜。

欢快明朗的音乐，抒情优美的歌声。

吉鸿昌和老周在大路上走着。他们的打扮很象淳朴的庄稼人。吉鸿昌挑着一担水果；老周背着褡裢，空手跟在旁边。

路边村庄的墙上，写着许多醒目的大字标语：“打倒土豪劣绅，实现耕者有其田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苏维埃万岁！”……

吉鸿昌走着，看着这一切。他向老周道：

“看，这庄稼长得多好！”

“是啊，”老周叹息道，“这跟咱们那边就象隔了一个天下。”过一会儿他要求道，“军长，让我挑吧……”

“再喊军长，当心我给你两拳头！”吉鸿昌心情愉快地说，“不是说过，你就喊我五兄弟……”

“那……五兄弟，给我来挑吧。”

“怎么？你看我光能骑马打仗？我刚当兵的时候，还不是一百多斤挑出来的！……”

这时，一辆牛车从他们后面跟上来。驾车的是一个老头子，车上装着布鞋。他拿着旱烟杆，向老周道：“大哥，借个火。”

老周把烟杆递过去，一面打量着他。

吉鸿昌望着老头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问道：“老哥，那墙上写着的耕者有其田，他们都做到了吗？”

“嗨，你说的田哪？早就分啦！”老头把烟杆还给老周，兴高采烈地说道，“你瞧这一大片，早先全是财主的。可现在，田啊、牛啊、房子啊，全归咱们自己啦！”

吉鸿昌思索着。老周看着车上的布鞋。问道：“老哥，这鞋挺结实，卖多少钱一双？”

“卖？我要存这么一大车鞋，也该成财主啦！”老头笑着说，“这是咱们村农会送给红军的！你没看，上边还绣着字咧。”他说着，拿了一双送给老周看。